

經部

樂書卷二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檀弓下　王制

檀弓下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發以散陽也其極必反陰焉其愠心感者其聲粗以厲粗以厲陰也其極必反陽焉蓋喜氣不泄則已泄則口不得不咏愠氣不震則已震則氣不得不歎咏文事心志猶其優游咏武事心志猶其奮疾夫然則憂患去而樂生矣樂生而舞樂至於手之舞之則樂極而哀從之矣故舞斯愠愠斯歎歎斯戚戚斯辟辟斯踊則不知冒之撫之足之踊之雖正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也豈非陽極反陰樂極反哀之意邪左傳所

謂樂有歌舞哀有哭泣者歟品於斯哀樂莫不有隆殺節於斯哀樂莫不中節則知禮之為道其去戎狄之道遠矣今夫陶包陰陽之氣憂樂無所泄如之喜斯陶樂之無所泄者也鬱陶乎予心憂之無所泄者也爾雅以鬱陶為喜其有見乎一偏歟傳曰齊楚燕趙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蠻之聲異哭而皆哀夫何故哀樂之情同也然而君子不與之者為其不能品節於斯以為禮未免為戎狄之道也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

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

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周官大司樂凡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故叔弓卒曾昭公去樂卒祭君子善之仲遂卒宣公萬入猶繹君子非之然則知悼子之未葬斯其為子卯大矣如之何鼓鍾而燕樂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也古者以晉鼓鼓金奏燕禮賓入門而金奏肆夏則平公飲酒而至於鼓鍾豈非鼓金奏邪今夫為人臣

者患於不忠忠而患於不勇為人君者患於不智智而患於不義則杜蕢所存者忠也所敢為者勇也平公知悔者智也不掩善者義也非杜蕢之忠勇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當時非平公之智義不能彰杜蕢之善於後世左傳謂杜蕢責樂工以不聰責嬖叔以不明責已以不善味其傳聞雖不同其實一也鄭司農以為五行子卯自刑翼奉亦曰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

卯是也鄭康成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失之矣

昔魏道武以甲子討賀驎晁崇曰紂以甲子死兵家忌之道武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是後世之所忌子卯者不為桀紂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爾雅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古者復祭必賜胙焉夏禮尚質故以復胙名之肜有飾物之

文商禮浸文故以肜日名之商書高宗肜日是也繹有端緒之義周禮則極文矣故以繹其義名之周頌絲衣繹賓尸是也春秋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蓋祭吉禮也臣卒凶禮也固不可以同日故宣公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則壬午繹祭可已而不已且萬入去籥而卒事無乃戾於周官弛縣之意歟古者君之於臣疾必問卒必弔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比祭而聞其卒如

之何不輟吉禮之祭而去樂乎此孔子所以謂之非禮而有卿卒不繹之說也以春秋之法繩之宣公難免乎當世之誅矣傳曰萬者何工舞也說者謂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然則商頌嘗謂庸鼓有繹萬舞有奕孰謂萬舞始於武王耶

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故天子巡諸侯所守考時月定日所以和天道於上正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所以齊人道於下諸侯之於邦國一有襲禮沿樂而君為之加地進律一有變禮易樂而君流之於四裔然則禮樂之權有不管於一人者乎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四時始於春天道兆於北春為四時之長而柷之為

樂春分之音也北爲四方之兆而薮之爲樂冬至之音也柷先衆樂有凡之道焉諸侯之於伯子男則凡道也故天子賜之樂而以柷將之於伯子男之於諸侯則於五等爲之兆而已故天子賜之樂而以鼗將之柷則三擊而止鼗則九奏乃成豈非名位不同樂亦異數邪記曰德盛而教尊者賞之以樂傳曰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然則賜樂必有以將之與獻車馬者執策綏以將之獻甲者執胄以將之同意言諸侯伯子男

而不及公者舉毋以見尊也與書舉六宗以見太祖同意賜樂不稱王而稱天子者以柔克待之也與覲禮稱天子同意鼗兆在上與磬聲在上同意鞉兆在右與韶音在左同意虞書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周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是鼗之與鼓柷之與敔未有獨用者也然此言柷不言敔以敔非以先之故也言鼗不言鼓以鼓非兆奏故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

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

樂

古者天子大喪大荒大禮則不舉天地有烖邦有大故則不舉至於荒政則蕃樂大凶則弛縣然則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豈不宜哉蓋天子能承順天地和理神人使無烖害變故然後可以饗備味聽備樂故饋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珍用八物羞百有二十品醬百

有二十器齊醢六十物鼎十有二物其舉備味如此則侑以備樂可知豈非王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之意乎膳夫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大司樂王大食皆令奏鐘鼓夫以天子一飲食之際未嘗不關天下憂樂與夫獨樂而不與民同者豈不有間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樂工之所取正者小樂正也小樂正之所取正者大

樂正也昔舜命夔為樂正則樂正之職二帝之世已然三王特因而循之而已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說志者莫辨焉書者政事之紀也說事者莫辨焉禮之敬文也說體者莫辨焉樂之中和也說樂者莫辨焉崇之為四術使士有所尊立之為四教使士有所從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崇四術以造之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立四教以教之也樂正之職有在於是豈非人君有樂育人材之意而樂正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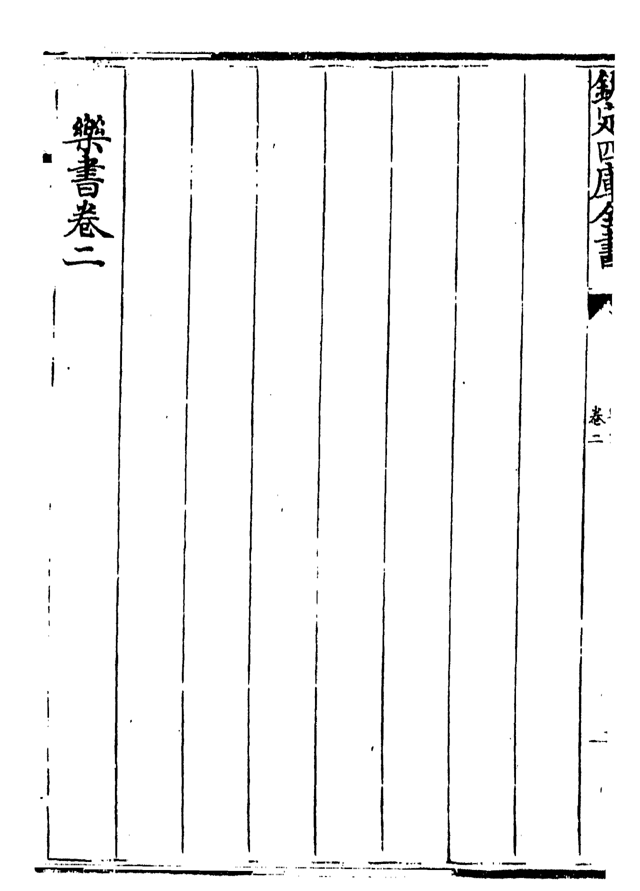
輔成之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盖本諸此詩書禮樂謂之四術亦謂之四教猶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典亦謂之五教也然不言易與春秋者為其非造士之具不可驟而語之故也孔子之於易必待五十而後學游夏之於春秋雖一辭莫賛其意盖可見矣荀卿欲隆禮樂殺詩書是不知崇四術之意也

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

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大胥待致以教之小胥觵撻以赞之則簡不帥教者小胥大胥預為力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

訟則簡不帥教者小樂正亦預有力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王之事皆在所令焉則簡不帥教以告于大樂正者小胥大胥小樂正也以之告于王者大樂正也鄉簡不帥教者耆老皆朝于庠大樂正告不帥教者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而王又親視學焉蓋重棄之也與周官鄉士遂士王命三公會其期同意蓋教之仁也簡不帥義也王親視學三日不舉仁也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義也



樂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三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王制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王制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所以勸之也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屏之遠方終身

不齒所以沮之也王者勸沮天下之術大樂正實預馬其職豈不重哉後世有樂正氏司馬氏豈因其世官名之耶

曾子問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古者婚禮在所不賀嘉事在所不善況取婦之家可舉樂乎蓋取婦之禮本以嗣親也親既老矣而以子婦嗣

之傷之可也樂之非也昔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王通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盖善其知禮而不善其不預告之也雖然娶婦之家必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雖曰以厚其别亦不舉樂也舉之其在三日之後乎前乎三日而舉樂是忘親也後乎三日而不舉是忘賓也不忘親仁也不忘賓義也先王制禮豈遠乎哉節文仁義而已矣

文王世子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世以傳父統而子則事父者也學以致其道而士則事道者也凡學先世子貴貴也及學士尊賢也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其可不均以時斅於東序乎春夏陽用事之時也必斅以干戈之武舞天事武故也秋冬陰用事之時也必斅以羽籥之文武地事文故也東序夏后氏之學而序之爲言射也斅異異用用異異

功然則行同能偶者舍射何別乎然干戈羽籥樂之器而樂豈器哉凡斆世子及學士必以是者欲其因器以達意故也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子之學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之造士則其才嚮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斆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先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

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雖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斆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以政正之謂之正以教教之謂之師大胥之所相者小樂正也籥師丞之所奉者籥師也蓋干陽戈陰也

干謂之干盾亦謂之干兵戈句戟矛也書曰比爾干稱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句兵而其形欲倒皆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朱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數干在小樂正而以大胥賛之數戈在籥師而以籥師丞賛之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覿之意覿矣周官樂師掌國之學政教國子以干籥之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

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由此觀之小樂正不特敎干籥師不特敎戈也春夏敎干戈秋冬學羽籥言學干戈則羽籥舉矣周官有樂師而無小樂正有籥師而無丞豈三代之制因革固不同耶

胥鼓南

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胥以鼓徵學士而令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箾南籥者而已非鄭康

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
夷樂則夷樂固鞮鞻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
之職也上言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
之胥豈小胥歟周之化自北而南則文王象箾所奏
亦不是過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

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弦居一焉誦則詩頌
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温柔敦厚詩教也以春誦

之春溫故也鼓鼙北方革音而其聲讙主陽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絲音而其聲哀主陰生而言也夏弦之義有見於此商人尚聲名學以瞽宗是瞽宗主以樂教衆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音其義為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然哉周官大司樂死以為樂祖而祭之瞽宗則春誦夏弦太學之教非小學之道也詔樂於瞽宗又言禮在瞽宗者古之教人興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禮者必使之成

於樂故周之辟雍亦不過辟之以禮雍之以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詔之瞽宗其義一也斆舞於東序而別之以射斆禮樂於瞽宗而詔之以義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為詩弦之為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為行書之為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

時教之冬夏陰陽之至而詩書皆欲其至故以二至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太學之教也時以此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卒之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語說古之樂語也

學舞干戚古之樂舞也蓋德為樂之實樂為德之華則樂語德言也樂舞德容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其命之在大樂正而小樂正特以義詔之東序而已斆舞授數不與焉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以數授之而已論其道而說之不與焉此論說在東序所以責之大司成也經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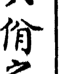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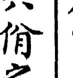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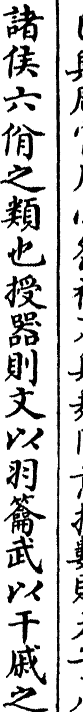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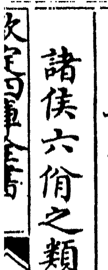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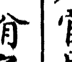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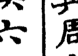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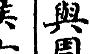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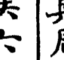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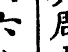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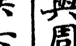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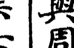
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由是觀之凡祭豈釋奠之禮歟凡養老豈老更羣老歟合語之禮豈德音之致歟學舞干戚豈舞大武之舞歟言舞則歌可知矣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然此下管象舞大武周樂而已以東序言之豈周人兼用之耶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學者禮樂之教所自出故凡釋奠於先聖先師者必有合也釋奠者禮也必有合者樂也周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所謂必有合者合舞與聲而已有國故則否與大司樂國有大故去樂弛縣曲禮凶年祭事不縣同意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與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同意必遂養老者特釋奠先聖先師而天子視學實與焉故下文言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

焉有司卒事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味焉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終之以仁而已蓋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所以教敬也必遂養老所以教孝也一釋奠合樂之故而孝敬之教行焉如此則禮樂豈不為天下大教歟凡釋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主合樂以行禮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



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國亦如之諸侯之國命之教而始立學者亦必以祭器為先則興器者造祭器之謂也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是釋菜未嘗不舞不授器其所以不舞不授器者非四時釋菜之中祀特始入學者行一獻之禮而已與周官凡小祭祀不興舞同意授數則天子八佾諸侯六佾之類也授器則文以羽籥武以干戚之類

也數則可陳其義為難知器則可用其象為難求尚由可陳之數精難知之義因可用之器得難求之象則禮由已而已豈淺識之士所能豫哉

樂書卷三

樂書卷四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文王世子　禮運

文王世子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内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

而溫文

古之人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故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非樂何以修內乎外貎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矣非禮何以修外乎樂雖修內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修外未嘗不交錯於中易曰蒙雜而著交錯於中所以為雜發形於外所以為著教世子以禮樂使之至於雜而著則其德成矣故樂之成也心術形而悅懌禮之成也恭敬而溫

文三王之於世子必始終於此而已不易之道也帝舜命夔教胄子而曰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禮樂亦無乎不備矣保氏養國子以六藝而禮樂居其先亦此意也葢禮樂法而不說其法也發形於外天下共由之其不說也心術形而悦懌恭敬而温文有天下至賾存焉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

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逹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

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徳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

天子莫重於視學亦莫重於養老故老更者為其血氣既衰而養以佚之仁也飲食之珍具親執而奉之禮也憲行以善吾之行乞言以廣吾之聞智也父事之不疑其所謂父兄事之不疑其所謂兄義也有親者視之而興孝有兄者視之而興悌信也夫以一舉養老之事衆皆知其徳之備者以此而已蓋釋奠於

先老所以明其不忘本也適饌省醴所以明其不敢慢也樂則清廟象武之頌所以示德與事也語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辨君與親也然咏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養老之樂始而發咏中而管舞卒而樂闋則堂上堂下之樂和樂而不流也其所以命羣后羣吏反養老幼于東序者不過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始之以養終之以仁而已古之君子必慎其終始如此而衆安得不喻之

乎然則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舞大武者以武王善繼志述事故也雖然養老於東序必兼幼言之何邪曰先王之於耆老孤子未嘗不兼所養特其所重者老而已

禮運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飲食者養人之本人之大欲存焉禮者飲食之節豈

人所大欲哉古之聖人以人之所大欲者寓之於非所欲之禮則人情必至於不相悖者矣是故禮之所設樂必從之此禮樂之所由始也蓋食之禮始於燔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汙尊抔飲禮之所始樂亦始焉蕢桴而土鼓其樂之始歟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然樂以中聲為本土於位為中央於氣為冲氣而籥之為器又所以通中聲者也伊耆氏之樂始於土鼓中聲作焉中於蕢桴中聲發焉終於

葦籥中聲通焉樂之所始本於中聲如此豈不為中和之紀乎周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其意以謂王業之起本於豳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本始民事而息老物故所擊者土鼓所龡者豳籥所歌者豳詩有報本反始之義焉豈在夫聲音節奏之末節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

其敬於鬼神

列其琴瑟管磬鍾鼓

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列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北列鍾於西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於尚宫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一聲磬石音也鍾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舉竹以見匏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後聖有作為樂如此其備則貴

桴土鼓雖鄙樸不足尚先王必存而不廢者貴本始之意也與用二酒不廢玄酒用簟席不廢藁桔同意

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

周官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凡樂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為本而

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以仲春之管為天宮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旋宮之樂十二律以主之五聲以文之故圜鐘為宮而無射為之合黄鐘為角而大吕為之合太蔟為徵而應鐘為之合姑洗為羽而南吕為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函鐘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為三黄鐘為宮大吕為角太蔟

為徵應鍾為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為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為四坤降為二咸又降為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參而奇雖主乎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

一於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蓍卦六爻之數常相為表裏蓍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也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為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

管禮天神以圜鍾為首禮地示以函鍾為首禮人鬼以黄鍾為首三者旋相為宫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随而運焉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宫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為宫又附益之以變宫變徵而為六十律之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後世之失非特此也復以黄鍾為宫為羽大吕為二商太蔟為商為徵圜

鍾為徵為羽姑洗為宫為商蕤賔為徵為角函鍾為徵為羽夷則為羽為角南吕為徵為商無射為角為商應鍾為角為羽抑又甚矣然則天人之宫一以太蔟為徵者祀天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則天人同致故也三宫不用商聲者商為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則避其所尅而已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宫商角徵羽則五聲之於樂闕一不可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無商者文去實不去故

也荀卿以審詩商為太師之職然則詩為樂章商為樂聲樂章之有商聲太師必審之者為避所尅而已與周之佩玉左徵角右宫羽亦不用商同意夫豈為祭尚柔而商堅剛也哉先儒言天宫不用中呂函鍾南呂無射人宫避函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謂天地之宫不用地宫之律人宫避天地之律然則人宫用黄鍾孰謂避天地之律耶

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

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故古之人安德以樂而聞樂知德是德之與樂未嘗不相須而成也盖一器之成而工聚焉者車也疏數疾徐而有度數存焉者御也天子之於天下所以安而行之者在德不在車然非車不足以喻德所以行而樂之者在樂不在御然非御不足以喻樂車者器也御者人也德者實也樂者文也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以德為車則無運

而非德也法何與焉以樂爲御則無作而非樂也禮何與焉若夫大夫以法相序諸侯以禮相與其去德不亦遠乎

樂書卷四

樂書卷五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禮器 郊特牲

禮器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

擯所以輔賓相所以導瞽孟子曰禮之於賓主有擯

以輔賓而詔之以其義則賓主之情通矣故曰禮有擯詔周官眡瞭凡樂事相瞽有相以導瞽而使之步亦步則周旋之節得矣故曰樂有相步蓋禮以和為用而有擯以詔之則凡自外作者罔不和矣樂以和為體而有相以導之則凡由中出者罔不和矣外和而內或否焉內和而外或否焉皆非所以為溫之至也然則所謂溫之至者得非內外俱進於和歟雖然禮有擯詔亦有所謂不詔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是也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道之在天為陰陽在人為禮樂故陰陽之辨象為日月分為夫婦位為上下方為東西居為阼房器為鼓尊是以廟堂之上罍尊象陽動而在東夫人在房而東酌之是陰上交乎陽也犧尊象陰靜而在西君在阼而西酌之是陽下

交乎陰也禮交動乎廟堂之上者如此縣鼓以陽唱始而在西是以陽下交乎陰也應鼓以陰和終而在東是亦陰上交乎陽也樂之所以交動乎廟堂之下者如此蓋禮由陰作而極下有以交乎上樂由陽來而極上有以交乎下天地交通成和之道盡於此矣有不為和之至邪周官太宰之禮與宗伯之大司樂皆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是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也均謂和之至不亦可乎禮器之論禮樂有言温之至有言和之至何也曰四時

之運春則陽中而暄氣以為溫夏居中央而沖氣以為和語曰色思溫莊子曰心莫若和是溫在外而為和之始和在內而為溫之成或問泰和揚子對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然則唐虞之所以致溫和者其在禮樂之備乎上言禮樂之末節故言溫此言禮樂之妙用故言和祭義言日出於東月生於西此言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者言月則知大明之為日言大明則知月之為小明而已

在易坎為月離為日晉之為卦離上坤下而曰順而麗乎大明則日之明大於月也信矣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禮反本者也故必反其所自生樂象成者也故必樂其所自成是以醴酒之用必尚玄酒割刀之用必貴鸞刀莞簟之安必設蒲秸以至俎尚腥魚鼎尚大羹無非反其所自生之意也黄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

之大韶禹之大夏樂雖不同而同於昭文德湯之大濩武之大武樂雖不同而同於耀武功無非樂其所自成之意也禮自外作先王以之節事以治外樂由中出先王以之道志以治內反是未有不兆亂者矣是禮樂者治亂之聲形治亂者禮樂之影響也然則觀其禮樂而不知治亂者古今未諸雖然禮以節事於外未嘗不施於內書曰以禮制心是也樂以道志於內未嘗不施於外記曰樂和民聲是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故孔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

事其先王此大饗先王所以為王事歟明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修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國語曰金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大饗之禮天子以所以享元侯之樂送所以來祭之諸侯非重禮而何今夫歌皇華以送之天子所以待使臣也歌采薇以送之天子所以待師臣也奏肆夏以送之天子所以待諸侯也於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

迎臣之而弗賓故也於饗燕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有迎而無送賓之而弗臣故也若夫兩君相見之禮入門而縣興客出以雍而肆夏不預焉此諸侯之樂所以不敢抗天子歟晉侯以之享穆叔春秋罪之趙文子奏之於家禮經非之為僭天子故也

郊特牲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

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饗食之禮所以仁賓客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饗以飲爲主有鄉之之意所以養陽氣而致敬也食以食爲主有養之之意所以養陰氣而致愛也凡礿禘皆陽義也莫盛於禘嘗烝皆陰義也莫盛於嘗春陽中也秋陰中也凡聲陽也凡味陰也故禘以享先王饗以待孤子皆用樂焉所以象雷之發聲於春也

嘗以享先王食以待耆老皆不用樂焉所以象雷之收聲於秋也月令於仲春雷乃發聲言習樂於仲秋雷乃收聲而不及樂豈亦饗禘有樂食嘗無樂之意歟記曰凡養老商人以食禮食老更於大學冕而摠干商頌言顧予烝嘗有鞉鼓筦磬之聲周雅言以往烝嘗有鐘鼓送尸之樂則嘗非無樂也周官凡饗食樂師鐘師奏燕樂籥師鼓羽籥之舞則食非無樂也然則食嘗無樂非商周之制歟凡食嘗無樂兩言之

者疑下衍文也此與祭義言春禘秋嘗王制祭統言夏禘秋嘗者以周官考之周人春祠夏禴則春夏之禘非周制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古者燕饗之賓情意之所未通懽忻之所未接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故賓至而饗之所以

為禮奏樂以樂之所以為樂賔始入門則奏肆夏以示易敬之意既卒爵之後則奠酬升歌以發賔主之德卒爵則以進為文而禮意有所不傳樂闋則以反為文而樂意有所不喻是相與之誠言常不足於意而意常有餘於言故言之發有不足以盡意其聲至於嗟其氣至於歎者豈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之謂乎孔子於饗賔之際卒爵而樂闋其歎且至於屢者蓋異乎觀上之歎豈一倡而三歎之謂乎言孔子屢歎

之繼以工之升歌豈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謂乎樂以無所因為上以有所待為下歌者在上貴人聲故也匏竹在下賤器用故也記曰聲莫重於升歌者此歟蓋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情也奠酬而工升歌示德也匏竹在下示事也樂由天作其來自乎陽禮以地制其作自乎陰陰陽不和萬物不得禮樂不交賓主不懽是饗燕朝聘之設在禮樂不在陰陽然非陰陽吾無以見禮樂矣在賓主不在萬物然非萬物吾無

以見賔主矣傳曰禮樂法而不説其法也可視而見可聞而知其不説也有天下至賾存焉非得意忘象之士惡足與議此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不止於肆夏言升歌止於清廟言下管止於象箾此言入門而奏止於肆夏言升歌不及清廟言匏竹不及象箾者哀公問言大饗之禮此兼燕禮而言故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禮樂之所謹者名數而已齊桓公始用庭燎之百是諸侯僭用天子禮之數也趙文子始奏肆夏是大夫僭用天子樂之名也後世之失非特大夫僭天子之樂而諸侯亦用之以享大夫矣然則穆叔所以不敢拜晉之享者孰謂穆叔而不知禮乎齊桓公僭其數與季氏八佾同意趙文子僭其名與三家以雍徹同意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

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

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則諸侯之宮縣僭天子樂縣也舜之鳴球以象天帝玉磬之音諸侯之擊玉磬僭天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諸侯亦設鍚而用之僭天子樂舞也祭以白牡僭天子用牲之禮也乘以大輅僭天子乘車之禮也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諸侯莫得而僭之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其不僭竊而用之未之有也

言諸侯僭禮則樂可知矣朱干用白金以覆其背所謂朱干設鍚是也玉戚用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謂剥圭以為戚柲是也凡此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公之廟亦用焉故于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廟亦用焉故於此譏之循緣積習八佾舞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而先王之樂自是掃地矣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

樂由陽來而聲為陽氣禮由陰作而昏為陰義故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然則昏之為禮其陰禮歟曾子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昏禮不用樂其思嗣親歟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故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昔裴嘉有婚會酒中而樂作薛方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

樂書卷五

樂書卷六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郊特牲　內則　玉藻　明堂位

郊特牲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均配以祖考者惟商人為然以其尚聲故也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商頌那祀成湯也樂之所依者磬聲其名學以瞽宗則主以樂教瞽之所宗皆尚聲之意也蓋日三成朏月三成時歲三成閏然則樂不三闋何以成樂哉今夫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滌蕩其聲則盈矣必繼以三闋者以反為文也樂三闋則減矣

然後出迎牲者以進為文也然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者歸也歸之以從地神者申也申之以從天詔告鬼神於天地之間播聲音之號何以哉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通聲音之號而知樂者其惟鬼神之靈乎如之何不詔告以此傳曰樂所以盪滌反其邪惡也其說是歟

內則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

人之生也比形天地以成體受氣陰陽以成性彼其所學曷嘗不因時循理以順陰陽之數哉十三陽數也二十陰數也樂由陽來而十三學之禮由陰作而二十學之其理斷可識矣且成王之勺告成大武則武舞也其顯在事而易習故十三可以教之文王之維清奏象舞則文舞也其微在理而難知故十五而

後教之禹之大夏則適文武之中而大焉非童子所能盡成人所及者而已故二十而後舞之周官以羽舞干舞為小舞則夏為大舞可知此夏所以特言大

而異於勺象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以聲音為始以舞為成教人必期成人而後已此所以必先舞也夔教胄子大司樂教國子皆先樂者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

深故也始學者必由樂以之乎禮及其成也又立禮而後成於樂所謂樂者有不為學者終始辨以先後序之大夏而後象象而後勺以義序之勺而後象象而後大夏蓋教者其施欲不陵節學者其進欲不躐等故不序以先後特以義序之也畢子謂武王自作樂曰象成王因先王之樂曰騶虞誤矣

王藻

御聱幾聲之上下

周官典同言高聲碮下聲肆正聲緩則所謂中聲者非高而碮非下而肆一適於正緩而已蓋樂以中聲為本而一上一下非所以為中也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蓋本諸此然則御於君所之瞽其察樂聲有不以中聲為量乎今夫齊音敖僻驕志則聲失之高而上者也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者也上非中聲也下亦非中聲也御瞽在所幾焉若夫不上不下而要宿於中則中和之紀於是乎在尚何幾察

為哉有瞽以幾聲樂則人主無流湎之心有史以書言動則人主無過舉之行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年順成則通蜡祭以移民所以備禮也而樂可知矣年不順成則天子食無樂所以蓄樂也而禮可知矣周官蕃樂於大司徒其政謂之荒弛縣於大司樂其凶謂之大然則侑食之樂安得不徹之乎此所以見天子憂樂不在一身而在天下也夫以天子受天下

備味享天下備樂年不順成而食且無樂况士之飲酒其可樂耶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匪僻之心無自入也

在易之乾以純粹精為德以金玉為象金陰精之純者也玉陽精之純者也君子體乾象以為德所以必

佩玉者比德故也盖環佩之聲莫不各有所合合徵者其德為禮合角者其德為仁合宫者其德為信合羽者其德為智右則有事於用故其德出而為仁禮左則無事於用故其德復而為智信周以木德王天下其不用商者避所尅者而已與周官三宫不用商音同意荀子曰審詩商太師之職也詩有商音必審而去之者其意亦若此歟三宫不用商者樂也佩玉不用商者禮也主乎樂者未必不因乎禮主乎禮者

未必不兼乎樂故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是佩之聲中乎樂之節也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是佩之容中乎禮之節也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然後玉鏘鳴焉則仁智禮信之德不離於身而匪僻之心無自入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君之佩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者臣之佩也

明堂位

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

服

昔周公將制禮作樂以為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是為人子不能揚父之功德也故優游之三年不能作然後營洛以期天下之心而四方諸侯各率其黨以攻其庭示之力役且猶至此況導之以禮樂乎此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所以制禮作樂須度量於天下也蓋律呂之器寓於陰陽陰陽之數周於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其本於黄鍾一也故度起於黄

鍾之長其方象矩所以度長短也禮之意寓焉量起於黄鍾之龠其員象規所以量多寡也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未有不資於量故荀卿論禮必齊以度量樂雖起於量未有不資於度故樂記論樂必稽之度數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皆禮之所禁與同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十有二聲為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也周公制禮作樂而頒度量則以道寓器以器明道夫然後天

下得以因器會道中心悅而誠服矣語所謂謹權量
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也方其始頒也出以內宰掌以
司市及其既頒也慮其或不一也以合方氏一之慮
其或不同以行人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天下
烏有不大服者哉然此特禮樂與政而已未及乎刑
也禮樂刑政相為表裏而王道備其極未始不一也
故又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終焉莊周乃欲絶滅禮
樂剖斗折衡而天下人始不爭彼非不知周公不能

捨是服天下也彼然而言之者將以使民反素復樸

救末世文勝之弊故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

而舞大夏

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自牲用白牡至俎用梡嶡

無非天子之禮也自升歌清廟至納夷蠻之樂於太

廟無非天子之樂也周公有大臣不可及之勲勞成

王賜之以人臣不得行之禮樂蓋所以褒康周公非

廣魯於天下也言廣魯於天下豈非魯儒誇大其國而溢美之耶周官太師之職大祭祀帥瞽登歌下管播樂器於歌言升則知管之為降於管言下則知歌之為上升歌清廟所以示德堂上之樂也下管象所以示事堂下之樂也歌永其聲管播其器舞動其容大武武樂也所以象征誅必朱干玉戚冕而舞之者以武不可覿故也大夏文樂也所以象揖遜必皮弁素積裼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今夫裼襲未嘗

相因也干戚羽籥未嘗並用也於大夏言裼而舞則大武冕而舞必用襲也於大武之舞言干戚則大夏之舞必用羽籥也公羊謂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誤矣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四夷之樂周官掌之以鞮鞻氏教之以旄人韎師是東夷之樂為韎南蠻之樂為任西戎之樂為株離北

狄之樂為禁蓋萬物出乎震則草昧而已相見乎離則任孕而長矣說乎兌則成實而離根株勞乎坎則收藏而閉禁於下矣樂元語先儒謂東夷之樂曰昧持干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株離持鉞助時殺北狄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於義或然其意以為夷不可亂華哇不可雜雅四夷之樂雖在所不可廢蓋亦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也是故夾谷之會侏儒之樂奏於

前孔子誅之元日之會礶國之樂陳於庭陳禪非之
然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而弗外之雖欲廣魯於
天下其能不為君子譏歟然天子用先王之樂明有
法也用當代之樂明有制也用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魯廟特用夷蠻之樂不及戎狄者以魯於周公之廟
雖得用天子禮樂亦不敢用備樂以明分故也虞傳
曰伯陽之樂舞株離是不知株離西夷之樂非東夷
之樂也白虎通亦以株離為東樂昧為南樂班固以

侏為兜以禁為伶以韎為侏是皆臆説以滋惑後世歟

樂書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七至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錄監生臣左振麟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七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明堂位

明堂位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中央為土天地冲和之氣在焉樂也者鍾冲氣之和

者也以土為鼓則中聲具焉以蕢為桴則中聲發焉以葦為籥則中聲通焉籥之為器如笛而三孔通中聲故也古之作樂自伊耆氏始而蜡祭之禮亦始於此故周官有伊耆氏之職而以下士為之則伊耆氏非古有天下者之號也特古之本始禮樂者而已周官籥章掌土鼓豳籥以為周之王業始於豳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皆本始民事之祭有復本反始之義然則伊耆氏本始禮樂者也推而

名之不亦可乎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
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
神豈非伊耆氏本始禮樂之迹邪後聖有作而八音
備豈特土鼓葦籥而已哉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樂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
道樂也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為樂器
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

則四代之樂器雖損益不同其能外乎八物哉虞書述舜樂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樂器成於有虞氏備於三代也拊之為器韋表穅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或搏或拊所以作樂也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韋而穅是已荀卿曰縣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一鍾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為衆樂之倡歟書謂搏拊此謂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磬之

為器尚聲衆聲之依也呂不韋曰昔堯命夔擊石拊
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春秋撼文仲以玉
磬如齊告糴則玉磬書之鳴球是也玉之於石類也
玉磬則出乎其類矣柷敔之為器樂之合止用焉柷
也者擊之以合樂者也敔也者揩之以止樂者也書
言戛擊此言揩擊者以樂勝則流而以反為文故也
凡言樂皆先節後奏與此同意書大傳曰大琴練弦
達越大瑟朱弦達越爾雅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

琴瑟之器士君子常御焉所以導心者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聲應相保而為和矣自拊搏至琴瑟皆堂上樂也自土鼓至葦籥皆堂下樂也魯之用樂推而上之極於伊耆氏推而下之及於四代則文質具矣施之周公之廟固足以報功施之魯國亦難乎免於僭矣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正北之坎為革則鼓為冬至之音而冒之以啓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柷鼓敔鼓琵鼓琴鼓鍾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故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蓋鼓制自伊耆氏始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春秋之時楚伯棼射王鼓跗豈夏后氏遺制歟周官大僕建路鼓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

則其所建楹也是楹鼓為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可知商頌曰置我鞉鼓是也周官鼓人晉鼓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朄縣鼓則縣鼓周人新造之器始作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為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倡始之樂歟蓋宮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之東西説者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黄鍾大吕

之聲東北隅之鼔合太蔟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鼔合仲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鼔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依月均而考擊之於義或然且三代所尚之色夏后氏以黑商人以白周人以赤則鼔之色稱之亦可知矣夏后稱氏而商周稱人者蓋后者繼體之名氏其派嗣之别而人則盡人道而已三王皆繼體也夏獨曰后氏者以别無其繼而不禪自此始也王皆人道也商周獨曰人者以其盡人道而人歸之

自此始也春秋之法凡繼世者皆氏凡微者皆人其稱氏與夏后同稱人與商周異古之命氏者固不一矣姜氏李氏以氏配姓臧州氏以氏配族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不念伯氏以氏配字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母氏聖善以氏配親言告師氏以氏配尊夏后氏所配皆非此族特別世代所繼而已其不稱人者以上文見之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

禮器曰內金示和也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蓋鍾之為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垂之和鍾和聲之鍾非淫聲之鍾也磬之為樂編之則雜離之則特叔之離磬特縣磬非編縣之磬也鍾秋分之音也大者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者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長甬則震大而短則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聲舒而遠聞所謂和鍾者一適厚薄侈弇小大長短之齊以合

六律六同之和而已左傳謂鍾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㰖則和於物者此也磬立秋之音也倨句一矩有半以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所謂離磬者一適博厚上下清濁之齊以為專簴之器而已磬師掌教擊磬者此也爾雅曰大鍾謂之鏞大磬謂之毊然則垂之和鍾叔之離磬皆非小而編縣之者特縣之大者而已和鍾

始於垂或謂之鼓延景為之或謂營援為之離磬始於叔或謂古母句氏為之或謂伶倫為之豈皆有所傳聞然邪

女媧之笙簧

古者造笙以匏為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道達陰陽之冲氣象物之植而生故有長短焉太蔟之音也蓋其制法鳳凰以象其鳴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

而以和名之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是已詩曰吹笙鼓簧則笙簧笙中之簧也笙簧始於女媧而世本謂隋為之豈隋因而循之者歟詩曰並坐鼓簧又曰左執簧傳曰鼓振㢈之簧則簧又非笙中之簧也簧之為物非特施於笙又施於竽笙簧十三或十九水火合數也竽簧三十六水數也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𡕓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鍾虡飾以嬴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横之設以崇牙則其形高以峻虡則植之故以業則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筍虡所以縣鍾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

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是也鬻子謂大禹銘於筍虡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鍾教我以事者振鐸教我以憂者擊磬教我以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授亦足考信矣周官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設筍虡吉禮也大喪廞筍虡凶禮也喪禮旌旂之禮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璧翣與筍虡同者為欲使人勿之有惡焉爾筍亦為簨者竹生東南故也虡亦為虡者樂

出虛故也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魯侯國也安得用天子禮兼四代服器官為哉蓋周公有王者勲勞其祭之也報以王者禮樂故用之周公廟則可用之魯國則僭矣孰謂魯王禮乎春秋之

時魯君三弑孰謂君臣未嘗相弑乎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之髽而弔由臺駘始孰謂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乎由是觀之天下不道之國莫甚於魯苟資禮樂焉亦不免於僭矣鄭氏以為近誣真篤論歟然而魯頌頌僖公君臣有道是亦彼善於此而已

少儀

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

古之學校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將出學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是樂正之職主於正國子而教之者也大夫之子國子之次者也古之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終之以樂舞樂人之事盡於此矣故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吕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内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自

成童而上皆長自成童而下皆幼曰能正於樂人以其能舞勺故也未能正於樂人未能舞象故也葢樂者人之所成終始也始乎樂舜命夔以樂教冑子是也終于樂孔子曰成於樂是也三王之於世子教之必以禮樂況大夫之子教之不以是乎然則曲禮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與此異何邪曰禮樂射御書數無非藝也禮然後樂言樂則禮舉矣射然後御言御則射舉矣人之於六藝闕一不

可大夫之子既能禮樂射御則書數蓋亦無不能矣其不言者以人生六年固已教之名數十年固已學書計故也曲禮言能御未能御而不及事則禮而已非儀也少儀言能從樂人之事能正於樂人則儀而已非禮也

樂書卷七